

站在那片绿丝绒般的草坪前,晚霞如梦幻般在对面的小楼背后升起,似舞台的背景灯光,尤其绚烂。不知为什么,心里就唱起了那首歌:“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我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思维总是落后于本能,细想之下,才悟到,小时候经常哼着这首歌穿过这一片两万户小楼和里面挂在树上的衣被。冬天的新村小道,特别挡风。

这里现在被叫作228街坊。我不懂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长白一村前身今世的欢声笑语,丝丝缕缕可否用一个更生动鲜活的名字在此凝固呢?草坪上孩子们打闹时的欢笑声,草坪旁老人们安详的笑容,熊猫食堂、咖啡馆、健身房、人才公寓等等,让这里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模板。我仿佛梦游似的走进每一幢楼里,贪婪地看着工人新村展示馆里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家伙。

我并没在这里生活过,但当年我们同属于一个生活圈——长白街道。每天早晨,我随着妈妈匆忙的脚步,从军工路走过控江路铁路道口、经图们路、长白路,一直走到靖宇东路的长白二村小学。我

们通常是要穿到长白一村中间弯曲的小路的,里面的绿荫,夏天遮阳,冬天避风,还有各家的饭菜香,充满人间烟火。到了初二(当地的简称),妈妈把我送进小学附属幼儿园,小学的铃声也差不多响了。妈妈走进教室,有时上语文课,有时上数学课,还上过历史课、地理课,那时叫“一肩挑”。妈妈的学生,有工人的孩子,也有农民的孩子,无论成绩怎么样,个个都很朴实,在我眼里,他们已

经很大了。外出春游时,他们带着我走勇敢者道路,前后都有人护着我。这个班我妈带了6年多,直至他们七年级,我妈调到一个离家更近的学校。一个周日,他们班很多同学来我家,男生女生都哭了,很是不舍。

当年长白地区的小学都是相同的结构,第一排是二层楼,多为办公室;后面是平房,多为教室。我的幼儿园在二层楼的后面一排,休息时可以看到妈妈办公室对面的水斗。有时妈妈出来洗手或洗

不管风吹雨打

许云倩



班很晚,有时是因为要开会,有时是要给学生排练节目。晚下班的日子,妈妈就给我买个面包当晚饭。老师们在那儿开会,我就在边上啃面包,一个面包二两,能啃很久。如果回家早,我们通常会从校门出来,先穿过一片农田,走过一个令我心惊的小桥,来到长白商店——方圆几公里最大的综合性商店,呈U字形,有百货商店、照相馆、水果店、药店、理发店等等。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个套圈的长颈鹿,太长了,塞不进包里,外面又在下雨,妈妈包里刚好有织了一半的线袜,就把这半只袜子套在了长颈鹿的上半身。我们为自己的机智而得意,欢笑着走进了雨中。我查了一下地图,228街坊的西北面,应该就是以前的长白商店。

长白菜场、长白浴室、长白医院,都是为长白新村两万户配套而建的,我们这些远至军工路的

茶杯,我就很兴奋,但不好意思叫她。那时的

小学老师下

大学宿舍区并无商业供应。等到我念小学时,就和小伙伴们拎着篮子去长白一村这里的菜场买菜了。记忆中,总是天还没亮,总是顶着空旷农田上吹来的凛冽的风,总是被一群大人挤到队伍外面。如果要包一次馄饨,那对采购而言简直是系统工程。买青菜、肉、馄饨皮,每一项都不能得到保证。先排哪个队、后排哪个队,既要事先规划,又要见机行事。过去的孩子很多能力都是在菜场锻炼出来的。

那些年爸爸一直在崇明的干校,家里经常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晚上空下来的时候,妈妈拿出自己抄的歌本和我一起对着简谱学唱。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主题曲中有一句总是唱不准,我们边学边笑。上学路上,当我们在穿越长白一村时,我总喜欢唱那首歌:“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不管风吹雨打,那时我们每天都在这片工人新村穿梭,耳边刮过孩子们的方言,鼻中闻到炒鸡蛋的焦香。这些孩子应该都有了更好的生活。这一刻,我有点想妈妈了。她已离去两年了。

猫还是要等孩子吃完。母性的慈爱果然都是相通的。

我问父亲怎么不送几只给别人家,他说谁家没有猫呢,没人要嘛。父亲八十多岁,失明十多年,照顾自己都很困难。母亲虽硬朗,但每天早上要去镇上的弟弟家帮忙。弟弟做老师,整天扑在学生身上,弟媳开个小店,忙前忙后,赚个生活费,大哥的孙子又托给弟弟、弟媳带,大家都不易。

五只猫每天三顿都是吃米饭,再加小菜。此外,母亲还要在街上买些火腿肠。老人不像年轻人会网购猫粮,他们还像过去喂养我们那样用饭菜喂养猫狗。母亲说每个月要额外花费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不算多,但对习惯省吃俭用的农村老人来说就不是小数目。父母都八十多岁,每人每个月领到的老龄补贴也就一百块钱。

母亲曾狠过心,把那只老猫用布袋子装着,带到街上,丢在菜市场,她想看看菜市场人,说不定有人会收养,再不济,菜市场有些丢弃的鱼虾可以果腹,不至于有生命之虞。她在街上办完事,傍晚回到家,一眼瞥见家门口坐着一只猫——正是她丢弃的那只!街上离家起码五华里,它是怎么神奇地找回来的?母亲迷惑,又内疚,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老头子,你多辛苦点,我们再也不丢它了。

父亲蹲在厨房边的地上,把电饭煲里的饭用勺子拨到一个不锈钢碗里,起身,端着碗,探雷似地慢慢颠,颠到屋子的东侧,俯身放下碗,四只猫已匍匐在旁边,像四个孩子趴在桌子上。

我有点吃惊:那些猫是到了“饭点”,就先蹲伏在那里,还是闻到饭香赶紧奔过来的?我没养过猫,对猫不了解,一年在家待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超过十天,不知道猫和父亲之间是否有默契。

已过春分。对照二十四番花信风,发现本来每年腊月就该开的梅花,磨磨蹭蹭过完春节才闹起了枝头;楼下的两株山茶,本该小寒盛开,这不,它们还是铁青着花苞。如果照着花信风的台本,立春后该依次登台的是迎春、樱花和望春,但每年小区里第一个急吼吼显摆上的,一定是望春,也就是辛夷花。

阳台正对着两棵巨大的辛夷,每年秋天,隔壁的榉树叶还没全黄,它已脱了个精光,其他树还在秋风中长袖善舞,它是清风拂山岗,主打一个骨感。我经常觉得,辛夷能活着,全凭一股子蛮力。

腊月天正下大雪,它就在漫天风雪里不管不顾地打起毛茸茸胖乎乎的花骨朵,有时花苞尖上还顶起一坨白雪,仿佛在预演着春天的盛放。江淮一带的早春也是孩儿天,今天烤火桶明天套马褂,但只要抽空给它一个好脸色,它就能在夜里默不作声地给你开出一树的白花。

是,辛夷是未叶先花。有好几年的春天,我都是早上拉一拉窗帘,突然看见巴掌大的花,一朵朵立在枝条顶端,仿佛将存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瞬间爆发了出来。那些臭美的家伙嘴里还嚷嚷着:“快看啊,我美吧,夸我!”翻它好几个白眼,美!关于美,我的认知就是:拥有它,吃掉它。是,辛夷可以吃。

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记载过一道“玉兰花瓣”——花瓣洗净,拖面,麻油煎食,最是美味。油炸玉兰,据说也是慈禧最爱的一道美食。我猜,口感应该和天妇罗差不多。但辛夷花本身有香气,是一种内敛冷香,与蜡梅很像。李时珍就评价过:“其香如兰,其花如莲。”

李子柒还拍过一个踏马寻辛夷的作品,穿一袭红色斗篷,在山谷中摘下开得正盛的辛夷,回去给奶奶插在鬓间,在厨房里变成辛夷花酥、油炸辛夷花、辛夷花蛋糕、辛夷花茶……只不过,她吃的是粉色辛夷。

我一直觉得李子柒镜头里的,才是最符合我想象的辛夷坞。

陕西西安蓝田县西南,秦岭北麓,有一条风光秀丽的川道。唐朝诗人王维的好友裴迪,就隐居在此。一日,王维从京城来看望好友,携手同游,各吟咏了辋川20处风景名胜,共写下40首诗,这些诗由王维辑成《辋川集》。

王维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写道,辋川20处名胜都有很美的名字,如:文杏馆、茱萸沓、鹿柴、柳浪、椒园、辛夷坞……后来,他修建了辋川别业,无论仕途起伏,人生颠沛,辋川别业一直是他的灵魂原乡。

据说诗佛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辋川别业中度过,而辋川别业就建在辛夷坞。这是一个四面高中间凹的山谷,每年春三月,如莲花般紫红的辛夷花便会竞相绽放,山中寂静无人,诗佛与花,相对无言。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世间最美好的,莫过自有节奏的天真,如辋川的辛夷。

猫窝就搭在屋侧,铺了稻草,又垫了一条旧毛毯。窝是开放式的,猫可以自由出入,那只老猫总是独来独往,而它的四个子女常常在门口的草从和田埂上钻来钻去、跳来跳去。母亲说,父亲有时拄着拐杖,独自在门口活动筋骨,老猫就会跑到他面前领路,父亲走得慢,老猫不停停下来,回头看看我父亲,等等他。父亲当然看不见这一切,但他听说后,久久没吱声。

蛇年大年初一下午,坐在门口跟父亲聊天,阳光如金,田野里的麦苗青碧无垠,一只猫蹿然跃上田埂边的一棵树,树高六七米,猫眨眼工夫就蹿近树梢,吊在树干上东张西望。我望向它时,它正仰

头望着树梢。过了好一会,它倒着身子,像个武林高手,嗖嗖嗖往下退,离地面还有近一米的时候,噌地跳下来,钻进厚厚的草丛,没了踪影。很快,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飞过来,落在树枝上。那只猫大概是想去抓麻雀的。

那只猫的背部是黑的,腹部和下颚是白的,显然是父亲养的猫。父亲当然是没看到他的猫有这等敏捷身手,我便把看到的原原本本讲给他听,他静静听,眯眯笑,像在听人夸他的孙子。

辛夷望春

陶妍妍



饭局上,初次见面的朋友问:“听说你平时也写文章?”我乐了:“写文章?我是卖文为生的!”不料,身为企业老总的这位马上道:“那以后有什么文学讲座,一定要通知我!”他说,以前听过余秋雨的讲座,我们公司也有读书会呢。加了微信后,他传来自己朗诵《再别康桥》的视频。哈,又撞上文学中年一枚!

这年头,谁还读书?经常听人这么说,多半是反诘句。据我所知,爱读书的各界朋友还真不少。只要看看上海滩数不胜数的读书会,就知道还在读书的群体有多么庞大。

很多年前应邀在中华艺术宫开讲座时,我惊喜,颇有些听众在记事本上写满各类讲座、读书会、艺术展的日程,听完一场赶下一场,还认真做笔记。其中,有退休人士,还有以女

性为主的职场中人。有书友为一场讲座,甚至从外地搭高铁而来。最近整理微信,就发现太多不认识的“好友”,都是听了我的讲座或抽著分享会后跑来的,少数后来还有交流,极少数成了朋友。

说起民间的读书会,印象最深的,当属“云舍”及其主理人“一片云”。某天,在一微信群里,忽然有个叫“一片云”的群友晒我十几年前写的《蓝色评论》,说路上带着这本书读,深有同感。看见TA拍摄的书页上,空白处密密麻麻写着读书心得,好感动!我生性被动,那天破天荒主动跳出来,作者在此。然后,加了好友,浏览朋友圈,知道她

是一位自由职业的女生。再然后,就被她拉进云舍读书会群,去了不少她合作的空

间分享我的书。交往多了,发现她读过的每一本书上都留下很多痕迹,包括即兴涂鸦。哪里有书店要倒闭了,她必去打卡、买书、拍视频。最新动态是,每个双休日,她都去新藏宝楼旧书集市卖书、买书。

多次应约去鹿鸣书店·爱悦空间分享自己的新书、旧书。店主郭总是情怀爆棚的文艺青年,每天忙进忙出,组织各类读书活动,深夜写长长的书店日记发朋友圈。见证了书店告别旧址、迁往更偏僻的新址,我被民营书店的艰辛和坚持打动。某次分享会时加的好友、律师Cecilia,把我拉进了“终身学习读书会”群。这个群,金融、法律界人士居多,本职工作繁忙,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却几乎每周都有。去年酷暑中,大家聚到群友、国家一级飞行员孟总的私人藏书馆,听馆主分享当时炙手可热的万斯自传体小说《乡下人的悲歌》。会上,群友们轮流作自我介绍,大概难得碰到一个作家吧,群友们对我的简短发言蛮感兴趣的,有人当即在网上下单一本拙著,还有律师说,下次他来分享我的书,我点评。Cecilia则跟我约定了直播分享新书《汲古斋传奇》。

忘了在哪个读书会群看到的这句——“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更是行动派”,与爱读书的你共勉。

我们都是读书人

潘真

性为主的职场中人。有书友为一场讲座,甚至从外地搭高铁而来。最近整理微信,就发现太多不认识的“好友”,都是听了我的讲座或抽著分享会后跑来的,少数后来还有交流,极少数成了朋友。

说起民间的读书会,印象最深的,当属“云舍”及其主理人“一片云”。某天,在一微信群里,忽然有个叫“一片云”的群友晒我十几年前写的《蓝色评论》,说路上带着这本书读,深有同感。看见TA拍摄的书页上,空白处密密麻麻写着读书心得,好感动!我生性被动,那天破天荒主动跳出来,作者在此。然后,加了好友,浏览朋友圈,知道她

是一位自由职业的女生。再然后,就被她拉进云舍读书会群,去了不少她合作的空

间分享我的书。交往多了,发现她读过的每一本书上都留下很多痕迹,包括即兴涂鸦。哪里有书店要倒闭了,她必去打卡、买书、拍视频。最新动态是,每个双休日,她都去新藏宝楼旧书集市卖书、买书。

多次应约去鹿鸣书店·爱悦空间分享自己的新书、旧书。店主郭总是情怀爆棚的文艺青年,每天忙进忙出,组织各类读书活动,深夜写长长的书店日记发朋友圈。见证了书店告别旧址、迁往更偏僻的新址,我被民营书店的艰辛和坚持打动。某次分享会时加的好友、律师Cecilia,把我拉进了“终身学习读书会”群。这个群,金融、法律界人士居多,本职工作繁忙,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却几乎每周都有。去年酷暑中,大家聚到群友、国家一级飞行员孟总的私人藏书馆,听馆主分享当时炙手可热的万斯自传体小说《乡下人的悲歌》。会上,群友们轮流作自我介绍,大概难得碰到一个作家吧,群友们对我的简短发言蛮感兴趣的,有人当即在网上下单一本拙著,还有律师说,下次他来分享我的书,我点评。Cecilia则跟我约定了直播分享新书《汲古斋传奇》。

忘了在哪个读书会群看到的这句——“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更是行动派”,与爱读书的你共勉。

很早就听说了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知晓那是蒙古族从13世纪就开始兴起的体育大聚会,主要活动有射箭、赛马、摔跤、套马等。但直到近几年,才在内蒙古奈曼旗见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那达慕。

这张照片是那达慕大会赛马时的一个场景,骑手们的着装一点不输西式赛马着装:中式白衣裤、彩色马甲、大马鞍、皮手套、头盔帽、大墨镜,还有花围巾护住脸部,显示出一般的英武和矫健。当然,现在骑手

们的穿着打扮,与传统赛马的风格相比,肯定多了不少现代色彩。

当骑手们呼啸而过时,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风驰电掣,如四蹄生风,似追云逐电,呼的一下掠过,便有一阵强风袭来,随之,万千观者一齐欢呼,难得一见的激情四射。

速度太快了,要拍好就得有点讲究,一般运动型拍摄我会把相机调到速度优先,再加上追焦拍摄,就能够拍出这种主体比较清晰、陪体相对虚化的效果,以体现作品内容中的动感和速度感。

那达慕大会看赛马

马亚平

速度太快了,要拍好就得有点讲究,一般运动型拍摄我会把相机调到速度优先,再加上追焦拍摄,就能够拍出这种主体比较清晰、陪体相对虚化的效果,以体现作品内容中的动感和速度感。

速度太快了,要拍好就得有点讲究,一般运动型拍摄我会把相机调到速度优先,再加上追焦拍摄,就能够拍出这种主体比较清晰、陪体相对虚化的效果,以体现作品内容中的动感和速度感。

猫还是要等孩子吃完。母性的慈爱果然都是相通的。

我问父亲怎么不送几只给别人家,他说谁家没有猫呢,没人要嘛。父亲八十多岁,失明十多年,照顾自己都很困难。母亲虽硬朗,但每天早上要去镇上的弟弟家帮忙。弟弟做老师,整天扑在学生身上,弟媳开个小店,忙前忙后,赚个生活费,大哥的孙子又托给弟弟、弟媳带,大家都不易。

五只猫每天三顿都是吃米饭,再加小菜。此外,母亲还要在街上买些火腿肠。老人不像年轻人会网购猫粮,他们还像过去喂养我们那样用饭菜喂养猫狗。母亲说每个月要额外花费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不算多,但对习惯省吃俭用的农村老人来说就不是小数目。父母都八十多岁,每人每个月领到的老龄补贴也就一百块钱。

母亲曾狠过心,把那只老猫用布袋子装着,带到街上,丢在菜市场,她想看看菜市场人,说不定有人会收养,再不济,菜市场有些丢弃的鱼虾可以果腹,不至于有生命之虞。她在街上办完事,傍晚回到家,一眼瞥见家门口坐着一只猫——正是她丢弃的那只!街上离家起码五华里,它是怎么神奇地找回来的?母亲迷惑,又内疚,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老头子,你多辛苦点,我们再也不丢它了。

父亲蹲在厨房边的地上,把电饭煲里的饭用勺子拨到一个不锈钢碗里,起身,端着碗,探雷似地慢慢颠,颠到屋子的东侧,俯身放下碗,四只猫已匍匐在旁边,像四个孩子趴在桌子上。

我有点吃惊:那些猫是到了“饭点”,就先蹲伏在那里,还是闻到饭香赶紧奔过来的?我没养过猫,对猫不了解,一年在家待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超过十天,不知道猫和父亲之间是否有默契。

上次回家是三个月前,那几只猫还像孩童,哼叫声奶声奶气,但几个月一过,就长出成年猫的样子。四只猫,一只头、背、尾皆黑,下颚和腹部素白,其他三只几乎一模一样,背部杏黄,下颚、腹部似初雪。它们啖食时,有一只羸弱的老猫立于远处,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似乎正有事的樣子。它的肚子瘪瘪的,脊椎凸出,灰色条纹的皮毛像一件破旧的毯子搭在身上。

“灰猫怎么那么瘦?”我问父亲。

父亲的猫

魏振强

猫还是要等孩子吃完。母性的慈爱果然都是相通的。

我问父亲怎么不送几只给别人家,他说谁家没有猫呢,没人要嘛。父亲八十多岁,失明十多年,照顾自己都很困难。母亲虽硬朗,但每天早上要去镇上的弟弟家帮忙。弟弟做老师,整天扑在学生身上,弟媳开个小店,忙前忙后,赚个生活费,大哥的孙子又托给弟弟、弟媳带,大家都不易。

五只猫每天三顿都是吃米饭,再加小菜。此外,母亲还要在街上买些火腿肠。老人不像年轻人会网购猫粮,他们还像过去喂养我们那样用饭菜喂养猫狗。母亲说每个月要额外花费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不算多,但对习惯省吃俭用的农村老人来说就不是小数目。父母都八十多岁,每人每个月领到的老龄补贴也就一百块钱。

母亲曾狠过心,把那只老猫用布袋子装着,带到街上,丢在菜市场,她想看看菜市场人,说不定有人会收养,再不济,菜市场有些丢弃的鱼虾可以果腹,不至于有生命之虞。她在街上办完事,傍晚回到家,一眼瞥见家门口坐着一只猫——正是她丢弃的那只!街上离家起码五华里,它是怎么神奇地找回来的?母亲迷惑,又内疚,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老头子,你多辛苦点,我们再也不丢它了。

父亲蹲在厨房边的地上,把电饭煲里的饭用勺子拨到一个不锈钢碗里,起身,端着碗,探雷似地慢慢颠,颠到屋子的东侧,俯身放下碗,四只猫已匍匐在旁边,像四个孩子趴在桌子上。

我有点吃惊:那些猫是到了“饭点”,就先蹲伏在那里,还是闻到饭香赶紧奔过来的?我没养过猫,对猫不了解,一年在家待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超过十天,不知道猫和父亲之间是否有默契。

七夕会

有幸喝过柚子酒,果酒清香。没有见过柚花,在书中读过句子,柚花开时一片雪。风拂过,花海起伏伏,那样的风姿,那样的芬芳,让人向往。

摄影

